

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
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
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缅怀之思，至今犹存。

——邓颖超

(京)新登字 124

书 名：风流才女——石评梅传

著 者：柯 兴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10)

排印者：1201 工厂

发行者：华艺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5

字 数：353 千字

版 次：1986年7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初

1992年2月华艺出版社修订再版

印 次：1994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 数：30001—50000册

书 号：ISBN7-80039-565-0/I·240

定 价：12.00 元

质本洁来还洁去

一抔净土掩风流

——摘自曹雪芹：《红楼梦》

剑与火的礼赞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初版序

朱述新

在北京游园览胜，陶然亭确也是个好去处。这里虽然没有颐和园的开扩，没有香山的奇丽，没有天坛的古雅，却自有它独特的风色景致。解放前，这里有的是残垣古庙，断碑荒坟；但也留下了文人骚客的吟唱，留下了革命先烈、志士仁人的足迹。解放后，经过设山拓水，广植花木，景象是迥异于往昔了。逢上良辰美景，从闹市区来到这里，真还有些“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的意境，令人不醉亦陶然！

初到陶然亭的有心之人、有识之士，十之八九要去拜谒“高、石之墓”，在那里肃然凭吊一番。高、石之墓，即高君宇、石评梅之墓，已经成为陶然亭公园的革命胜迹。

不用说在建党之初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革命前辈们，只要了解一些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的人，都会知道作为我们党早期杰出活动家的高君宇同志的名字，了解一些他的革命业绩。不用说参加过“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前辈文学家们，

只要有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也都会知道在“五四”运动之后，如同耀眼的明星一样升起的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石评梅的名字，或者读过她的一些作品。而知道了高君宇，必是知道石评梅；知道石评梅，也必然知道高君宇。他们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他们的墓冢是葬在一块的，他们的革命事迹，文学成就，都将光荣地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而他们之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在爱情上所表现的高尚品格和情操，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佳话，也将在人们的心史上、口碑中留芳千古！

这里我想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党史和现代革命史上，对高君宇同志记载得太少了；而在我们的版本不算太少的现代文学史上，对石评梅就写得更少了。至于他们之间的为人们所仰慕、所赞美的足以留芳百世的爱情佳话，至今还只是流传在人们口头上。

记得 20 多年前，我初来北京的时候。曾和一些同在大学读文科的同学一起，特地到陶然亭公园去拜谒高、石之墓。回来之后，学党史的查阅党史资料，学文学的查阅文学史料，学新闻的查阅报刊资料：总之，都想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了解得更多一些。了解得愈多，去陶然亭公园凭吊高、石之墓的次数也就更勤。“文革”起来了，我们云散各地，听说高、石之墓竟然被毁，能不凄然、愤然！

好在，还有我们敬爱的好总理，我们敬爱的邓颖超同志，在那举国动乱艰危的情势下，不但尽心尽力地保护着生者，也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逝者，尽心尽力地安慰了高、石的在天之灵！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我曾同首都的文物工作者谈过在陶然亭重修高、石之墓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是应该的；近些年，我也曾同文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朋友们，谈起为高君宇、石评梅立传的事情，大家也都认为是应该的。如今，高、石之墓是已经重新

修建于原址了；可是，高、石之传呢？我盼望着，企待着。

这几年，传记文学在我国蓬勃发展，许多优秀的、有价值的文学传记问世了；许多拙劣的、没有价值的（或者说只有商品价值的）也叫作“文学传记”的东西，也都摆在书店里、书摊上了；而高、石的传记，还在我的盼望和企待中。

春节前的一天，柯兴同志突然到我家来了。他喘息甫定，就打开了背来的一个大书包，掏出了厚厚几大本手稿，放到我的面前，——《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我双眼顿时为之一亮。捧着这部沉甸甸的手稿，我的手有些发抖，心也有些发颤。我惊喜，兴奋，甚至感动了。我看着柯兴的那张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憨厚的脸。啊，这个一贯只知勤奋笔耕而不事张扬的柯兴，他默默地写出来了——《风流才女——石评梅传》！

春节期间，除了忙一些必要的工作和接待来访的亲友外，我整个地沉浸到这部稿子中去了。看了一遍，又看第二遍。夜读通宵，不知东方之既白。看着看着，我时而兴奋，时而感慨，时而击节，时而扼腕，时而叹息而泪下！

作为文学传记，有两点是要具备的：一是真实性，二是文学性。以我所了解的柯兴的诚实、正直和凡事都要追根究底、务求真相的“学究气”，以他多年来从事戏剧创作和文学创作的功底和笔力，他在写作这部传记时，无疑是遵循并且体现了真实性、文学性的原则的。我认为，他写的这部传记最突出的特色是：倾注了满腔的感情，溢透着灼人的感情，以情动人，情动于衷。特别是主人公那些大段的内心独白，如泣诉，如呼号，如呐喊，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令人悲愤……那是多么动人、动心、动情的话语啊！

作者为石评梅立传，也为高君宇立传。前半部俩人双线写来，后半部写一人实写俩人。所以，读了这部传记，高、石俩人

的形象都在读者心中活起来了。这是难能的。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笔下还出现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真实人物：孙中山、李大钊、鲁迅、周恩来、邓颖超、庐隐……。这些人物都自然地出现在与石评梅、高君宇相关联的事件和场合中，也出现在那个伟大时代的宏伟背景中。我们看到，作家笔下，在细腻的描写中，也插进了似乎濡着血、燃着火写下的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孙中山平定商团之乱，共产党领导“二七”大罢工，孙中山犯难北上到达北京，段祺瑞一伙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这些段落，大大加重了传记的分量，也更有力地突出了人物。

此外，作者用白描手法，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小县城的风情，娘子关的风貌，旧北京的风致，陶然亭的风物，都是用心而得体的，使人读传记不惟如见其人，而且如入其境。

掩卷再思，思绪无穷。我低吟着高君宇同志的诗句：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诗句当是君宇和评梅俩人一生追求和精神的品格的写照。作者为评梅同时也为君宇立传，写照，该也是本着这剑与火的诗的立意与神采吧！

1986年2月28日凌晨于北京

深挚的爱情，悲壮的人生

——长篇传记小说《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再版序

张同吾

专事文墨的人，也能让文墨情缘牵魂动魄热泪滔滔吗？是的，前些日子作家柯兴来访，说他的长篇传记小说《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即将再版相邀为序，我疏离于小说评论已经七八年了，未必能够较为准确地讲出什么道理来，何况酷暑之中诸事纷繁，委实难以承应此任，然而与柯兴同志初识，感到却之不恭，处于两难之中便把书稿留下，答应抽暇拜读。就这样，我沿着他精心描绘的通幽曲径，走进了历史的风烟，走进了那片纯真的情天爱海，窥见了圣洁的灵魂，以至于暂时丢弃了理性审视的标尺，成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朋友，与他们同歌哭共命运，为之感奋也为之痛惜，为之热情澎湃也为之潸然泪下。我想，每一位读者都会有与我相似的心理历程。

我对石评梅所知甚微，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诗史，都没有为我们提供翔实的资料和学术评价。虽然职业的敏感会诱发

我认真地阅读作品中援引的她的诗句，并时断时续地浮动着诗学和美学的思索，但对于我象对于一切读者一样，重要的是进入这部传记小说的真实感人的艺术情境，看到了一位风姿卓约，聪颖睿智，才情勃发而又有着劲骨柔肠的美丽的少女形象。在她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轨迹当中，既有着细微而鲜明的文化积淀和时代印记，又有着她所独有的个性色彩。传记文学应该恪守的创作原则，首先是人物生命历程的完整与生命足迹的清晰，真实地准确地描绘人物性格。同时，传记文学作家也象其他叙事文学作家一样，通过他独特的艺术构思表现出他的思想倾向、美学情趣和文化素质，这是一切作家无法掩饰的心灵表白。柯兴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既表现出他恪守传记文学的创作原则，又表现出他的艺术个性与审美个性。他所塑造的石评梅是完整而鲜活的艺术形象，他以极其洗练的笔墨概述了石评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着意点明她自幼所承受的文化浸润，对于她性格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的缘由。伶俐的艺术剪裁，与其说源于艺术匠心，莫如说源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层的文化观照。就艺术结构而言，《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从一开始就让石评梅进入青春吐绽的花期，以细密而温婉的笔触饱蘸浓郁的情思，描绘了她的爱情生活的全过程，直至她的生命的完结。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在描写石评梅与高君宇的感情历程，在女主人公爱的天穹里，从云缠雾裹到红霞满天又以凄风苦雨为终结，构成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剧的完整性。作品以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向读者传达人物的心理特质和作家对时代风貌和文化积淀的理解，石评梅同高君宇相爱，并非一见钟情而进入如胶似漆的生命状态的，而是在她谛听到心灵的呼唤之后，又经历了自我的细微而繁复的心理调整过程，才扬起爱的风帆驶向一片壮丽的大海。她投向爱的怀抱和她对一种真正的人格价值的发现与确立是相统

一的，是和她走向富有真正意义的人生相同步的。“高君宇除了身材颀长，头发油黑浓密，能给他增加几分光彩而外，他的眼睛不大，脸庞也不算漂亮。总之，他不是那种风度翩翩、潇洒英俊的美男子。不，他远远不是。但是他目光平稳不含邪视，他的言谈诚恳真挚，他的神情温厚善良。那里蕴含着凝重、沉稳、清幽，宁静，和一股炽热的力量。这是别一样的丰韵。他的魅力不在其外表，而在其内心。”这便是石评梅对高君宇最初的感觉和印象，当时，她对高君宇这位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青年革命家的政治理想和博大胸怀并不了解，但她从高君宇激越的爱国热情和昂扬的器宇中，感到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然而，她的感情深化的过程和理性选择的过程，都是在她的灵魂深处两种文化观念相搏斗的过程和崭新的人格模式确立的过程。这种心理历程是相当艰难的，一方面，她对高君宇有着刻骨铭心之爱，另一方面她却对他不能以身相许而保持着柏拉图式的仅仅是灵魂的结合。她长久地受到这种矛盾心理的煎熬，以至于在高君宇溘然长逝之后，她有着痛彻肺腑的忏悔与自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与之同时掀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展开了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从而高扬起科学和民主的旗帜。那是个变革与因袭相冲突、新鲜与陈旧相混容的时代，青年知识分子们满怀激情，投身于时代的热潮，成为文化批判的先锋。当时“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人格尊严”成为他们热烈追求的崭新价值，不管是石评梅和高君宇还是在作品中其他青年男女的身上，都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时代特征，因此，在他们的人生风景线上都有美丽的罗曼之花竞放争妍。石评梅的性格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她的真挚缠绵和执着严肃，既表明她人格的高尚，而她内在的矜持与根深蒂固的“贞洁”观，又是封建文化和个人气质相融合的产物。在她和高君宇相爱的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观念的痛苦的蜕变，就不能不给

作品增添了深层的悲剧意味。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浓重的抒情色彩，作家是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进行心理刻画的，石评梅的柔情似水、悱恻缠绵、千般思念、万缕愁肠，都是以抒情方式得以传达，这样就更能感染读者的心灵并引起感情的共鸣。就艺术规律而言，“悲剧是从抒情诗和舞蹈中产生出来的。悲剧不使用日常生活的语言，而一般是以诗歌体写成。它是诗的最高形式，而它的诗的成份构成另一个重要的‘距离化’因素。它那庄重华美的词藻，和谐悦耳的节奏和韵律、丰富的意象和辉煌的色彩——这一切都使悲剧情节大大高于平凡的人生，而且减弱我们可能感到的悲剧的恐怖”（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35页）。石评梅做为才华流溢的诗人和多情重义的少女，有着柔婉鲜活的风韵和红梅傲雪的气质，作家以抒情笔致与精微刻画相映衬，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了。其二，是作家把男女主人公放在时代大潮之中，充分显现出弄潮儿的风采。高君宇做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黑暗如磐的年代坚信未来的光明，以壮志凌云的胆魄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投身革命，他的英年早逝令人痛惜，但他的生命却是灿烂辉煌的，正如他以诗自况：“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便是生命的真正价值。作品还描写了孙中山、李大钊、鲁迅、周恩来等在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的人物，再现了他们闪光的灵魂，同时又描写了庐隐、邵飘萍、刘和珍等风云人物，描写了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正是以报效祖国的热忱投身于爱国运动，表现出凛然正气，同时经历了泪与血的洗礼，他们以一代风流挥泪啼血的足迹，走向成熟和坚强，走向人生的悲壮与辉煌！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那风流倜傥的人生交响诗的华采乐段，离今日已经很遥远

了，当代青年们在青春花季便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有着更为充分的自由追求理想和爱情，这是他们的前辈所没有的幸运。但是，人生的汰选同样是严峻的，他们走向成熟的过程，便是人格模式重塑的过程，不管是心志还是爱情，仍然有着高尚与卑微的区别，仍然有清俊与艳俗的区别。面对着石评梅和高君宇崇高的人格、圣洁的灵魂、深挚的爱情和悲壮的人生，他们会得到启迪，他们会从深层理解什么是爱情的真谛，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任何一己悲欢个人愁肠，同丰富的人生意义相比较都是苍白的，唯有融铸崇高的人格力量，并奉献于报效祖国的事业，人生之树才能长青，爱情之花才能鲜艳。

当然，就作品自身而言并非没有欠缺，假如能够在传记当中更多地寻找到小说意味，更富有个性；假如融入更多的当代意识，就会剔除英雄美女的余韵；假如诗化意绪不只是语言抒情而是一种精神观照，就会使人物命运的江河波澜迭宕。也许，这是传记文学创作乃至小说创作中需要共同关注的课题。

我们应该从美丽的蓓蕾看到繁花似锦。

1991年7月28日于北京

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
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
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缅怀之思，至今犹存。

——邓颖超

质本洁来还洁去

一抔净土掩风流

——摘自曹雪芹：《红楼梦》

剑与火的礼赞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初版序

朱述新

在北京游园览胜，陶然亭确也是个好去处。这里虽然没有颐和园的开扩，没有香山的奇丽，没有天坛的古雅，却自有它独特的风色景致。解放前，这里有的是残垣古庙，断碑荒坟；但也留下了文人骚客的吟唱，留下了革命先烈、志士仁人的足迹。解放后，经过设山拓水，广植花木，景象是迥异于往昔了。逢上良辰美景，从闹市区来到这里，真还有些“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的意境，令人不醉亦陶然！

初到陶然亭的有心之人、有识之士，十之八九要去拜谒“高、石之墓”，在那里肃然凭吊一番。高、石之墓，即高君宇、石评梅之墓，已经成为陶然亭公园的革命胜迹。

不用说在建党之初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革命前辈们，只要了解一些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的人，都会知道作为我们党早期杰出活动家的高君宇同志的名字，了解一些他的革命业绩。不用说参加过“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前辈文学家们，

只要有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也都会知道在“五四”运动之后，如同耀眼的明星一样升起的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石评梅的名字，或者读过她的一些作品。而知道了高君宇，必是知道石评梅；知道石评梅，也必然知道高君宇。他们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他们的墓冢是葬在一块的，他们的革命事迹，文学成就，都将光荣地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而他们之间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在爱情上所表现的高尚品格和情操，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佳话，也将在人们的心史上、口碑中留芳千古！

这里我想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党史和现代革命史上，对高君宇同志记载得太少了；而在我们的版本不算太少的现代文学史上，对石评梅就写得更少了。至于他们之间的为人们所仰慕、所赞美的足以留芳百世的爱情佳话，至今还只是流传在人们口头上。

记得 20 多年前，我初来北京的时候。曾和一些同在大学读文科的同学一起，特地到陶然亭公园去拜谒高、石之墓。回来之后，学党史的查阅党史资料，学文学的查阅文学史料，学新闻的查阅报刊资料：总之，都想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了解得更多一些。了解得愈多，去陶然亭公园凭吊高、石之墓的次数也就更勤。“文革”起来了，我们云散各地，听说高、石之墓竟然被毁，能不凄然、愤然！

好在，还有我们敬爱的好总理，我们敬爱的邓颖超同志，在那举国动乱艰危的情势下，不但尽心尽力地保护着生者，也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逝者，尽心尽力地安慰了高、石的在天之灵！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我曾同首都的文物工作者谈过在陶然亭重修高、石之墓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是应该的；近些年，我也曾同文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朋友们，谈起为高君宇、石评梅立传的事情，大家也都认为是应该的。如今，高、石之墓是已经重新

修建于原址了；可是，高、石之传呢？我盼望着，企待着。

这几年，传记文学在我国蓬勃发展，许多优秀的、有价值的文学传记问世了；许多拙劣的、没有价值的（或者说只有商品价值的）也叫作“文学传记”的东西，也都摆在书店里、书摊上了；而高、石的传记，还在我的盼望和企待中。

春节前的一天，柯兴同志突然到我家来了。他喘息甫定，就打开了背来的一个大书包，掏出了厚厚几大本手稿，放到我的面前，——《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我双眼顿时为之一亮。捧着这部沉甸甸的手稿，我的手有些发抖，心也有些发颤。我惊喜，兴奋，甚至感动了。我看着柯兴的那张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憨厚的脸。啊，这个一贯只知勤奋笔耕而不事张扬的柯兴，他默默地写出来了——《风流才女——石评梅传》！

春节期间，除了忙一些必要的工作和接待来访的亲友外，我整个地沉浸到这部稿子中去了。看了一遍，又看第二遍。夜读通宵，不知东方之既白。看着看着，我时而兴奋，时而感慨，时而击节，时而扼腕，时而叹息而泪下！

作为文学传记，有两点是要具备的：一是真实性，二是文学性。以我所了解的柯兴的诚实、正直和凡事都要追根究底、务求真相的“学究气”，以他多年来从事戏剧创作和文学创作的功底和笔力，他在写作这部传记时，无疑是遵循并且体现了真实性、文学性的原则的。我认为，他写的这部传记最突出的特色是：倾注了满腔的感情，溢透着灼人的感情，以情动人，情动于衷。特别是主人公那些大段的内心独白，如泣诉，如呼号，如呐喊，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令人悲愤……那是多么动人、动心、动情的话语啊！

作者为石评梅立传，也为高君宇立传。前半部俩人双线写来，后半部写一人实写俩人。所以，读了这部传记，高、石俩人